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十九

函史編

吏曹類

任官考

當漢時疎節闊目視成周舉蔡已遠然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不得推擇為吏而簡易弘恕下賢之至意怛然故漢官特循自見錯議貴粟詔民入粟邊以差次拜爵而吏道雜矣當是時干戈日滋財賂衰耗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後府庫益虛置武功爵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

先除軍功用越等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
而多端巳入穀入牛羊入奴婢若煑鹽冶鐵者皆補
吏吏益雜不選而多賈人其後世家子弟富人鬬雞
走狗馬弋獵博塞亂齊民令相引數千人謫之曰株
送徒乃共入財者得補郎官職耗廢矣孝昭時修文
景之政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而郡國所舉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願予歸
賜帛人五十匹得罷遣初三公舉茂材廉吏各一人
左右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
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各一人廷尉大

司農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廉以未久不辨知也又詔三公用故事以四科取士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一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二明達法令能決疑事案章覆問中御史三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四諸皆有孝悌廉公之行乃辟其刺史二千石察吏孝廉茂才尤異者務實覈試以職乃舉有不稱并坐而是時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職不復下三公三公不復遣掾吏按驗澄察然後黜如異時朱浮刺以為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

事爲耳目。是尚書之平。獨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有罪者心不厭。無咎者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世也。大都漢時士以經學行誼自守高。而三公辟士以能致賢才自詡。諸博學洽聞修潔之儒。致有五府俱辟。四司並命者。州牧於士望。先以禮托爲布衣交。已乃辟用。其辟除不赴者。爲題與處坐。不更署。其重如此。而南陽樊英之倫。至歷天子備玄纁玉帛禮聘之。其廬既至。天子爲設壇場几杖。尚書奏引延問失得。如待神明。而[illegible]高遠。智貞人潔士。激揚風流者。猶爵然隱遯不汚

也豈非盛哉故黨錮之禍前蹈後振政濁於上議清於下大權盡去天命且改而姦雄溢篡之夫猶逡巡卻立而不敢動有以也張九齡爲上言天道雖遠其應甚邇乖政之氣溢爲水旱今六合元元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則刺史縣令陛下所與共天治親民者也茍非其人水旱繇之今京輔雄望之郡刺史猶曰少擇若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類多非人其繇京官出者皆身坐疵負政無善狀或附會以忝高位而勢衰形露以不稱遷刺史已然況縣令乎夫盱厥國家之本務務本之職而輕之承弊之民而擾之而

聖化此銷變矣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欲內外均勞簡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聲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不使十年在外則天下從可治也且今天下不治于上古而事倍於往初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巧猾胥徒因緣爲姦夫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于案牘而忽於人才凡稱吏部謂其能爲官擇人因賢授任者也今膠以格條據資注職士人有平配之誚官胥無得賢之實誠令刺史縣令精覈其人晉內當舉選者精考才行然後送臺

吏部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愼舉、多可官之才、吏部因成無庸人之擾矣、今歲入選者萬計、京師米物爲耗、月濫抵於此、而方以一詩一判、定其去留、豈不遠哉、且用人宜第其高下、賢否不淆、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而天下之士、必爭務刻意修所不職飾事、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會考功員外郎不稱、爲士所詆訶、詔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試、選銓部禮部選士自此始、肅代兵興、天下多故、舉選濫而銓弊、禮部員外郎沈既濟上書言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者三科、曰德、曰才、曰勞而已、今選曹之法、乃在

書判言辭之閒、夫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試令就此無失猶乖得人、況耳目聰明又有所不及乎、此其弊在法、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魏齊、多由請託、其時議者以為外濫不若內收、於是罷州府之權、歸之吏部、今吏部之弊極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敘吏兵部參議六品而下及參佐之屬聽牧守選之以清其源、其辟用非公則吏兵二部得察而劾之小加黜譴、大寘刑辟、委任責成孰敢不勉、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之濫其門滋多均之為濫、曷若杜衆門而歸一門

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而易塞吏部有濫用一門不可革也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易法而求理乎答曰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開元天寶之盛以慶賞不軼刑威必齊而理之匪由吏部臻此也向令此時用辟召之法其理不彌久乎故州郡察舉在兩漢則治在魏齊則亂而魏齊之亂不勝於兩漢之治也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則理而開元之理不勝於神龍之亂也陸宣公贄秉政始白令臺省長官得自舉所屬署名奏後考不稱坐舉者而讒者以諸司所舉多親故招賄賂尼之

上以語贄贄對曰臣待罪宰相政柄敘歸銓擇自予豈不誠願然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偏識多士展轉諮訪然後得知則是變公舉為私薦其於情故必復滋多杜岐公佑言昔之論選舉者或云官衆人困要在省吏或云等級猥多患於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能究其所以失也蓋昔秦法唯耕與戰始得入官漢有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之科而常歲郡國以丁口率二十萬而貢一人約當時推薦天下僅以百數則考精擇審固其勢也我唐開元天寶歲貢舉輒數千人

而門資武功伎藝胥吏雜流入仕者又不可勝記比於漢代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等級猥並選限以抑之乎秦氏列郡三十兩漢列國百餘太守入爲公卿郎官出宰縣邑皆得便宜從事潤畧苛文惟責成效寄委既重酬奬亦崇今之郡符三百五十州縣遞降倍復八九而職司利病不得自專八使十連動相禀覆地卑體藐勞下任輕誠徒勞而難功冀超擢以速化常情進趣共慕榮達又何暇淹留著績爲乎後魏崔亮爲吏部尚書人無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魏之失才實從亮始隋文盜有天下不欲權分州郡內

外一命畢歸吏部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揔州郡之權夫以萬里封域九流叢湊而掄才授職一仰吏曹以俄頃之間旋定才行之優劣故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止於書判靡然猥雜銓綜無紀故閱經號為倒援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數選之制歷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求其無失不亦難乎夫為國之本資乎人甿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治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人重土著而各反於本土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安黎庶矣宋初太祖置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若經學優深有師法詳閑吏理達教化凡三科不限資見任官及草澤並得充而郡縣無應令者已又許士得詣闕自薦而應舉者三科歲惟止二人對制策又不稱聞疏賜酒饌勞遣之蓋天下亂人不習於文事而然於是詔諸州察孝弟力田奇才異行若文武材幹可任使者具送闕凡七百四人召試無可采自陳習武藝上怒曰是宜隸兵乃皆黥呼求免得罷去詔劾所部官濫舉則州郡權輕察舉不審覈之效也於是始復重科舉科制大都因唐而進士科亦特重已又定諸州貢舉條法及殿最之式

而川蜀道所貢士、縣次往還續食以示優翰林學士
昉知貢舉而入第武濟川者入對、陋召問語失次、上
怪問、已知為昉鄉人也黜之而親覆試諸進士終場
下第者數十人賜及第、昉坐黜、蓋進士廷試始於此、
其人選法有貢舉、有奏蔭有攝署、有流外、有從軍、凡
五等、而吏部銓惟注擬州郡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
下官、皆中書特授內外官不著本職以差遣為資歷、
其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而上內職
樞密院主之、使臣三班院主之、其後分典選為四曹、
文選為審官東院、為流內銓、武選為審官西院、為[illegible]

班院、而中書有堂選、郡縣有奏舉、不皆隷於有司、而頗重舉官、是時天子懲方鎮擅官之弊、藩郡闕輒遣京朝官權知、置通判、諸州各一人、詔於幕職及州縣官任職者舉充、又詔翰林學士賈儼等四十二人舉才堪通判者各一人、已又詔諸州官員闕、毋得以攝官蒞事、以闕上有司選注、已上上念銓衡憑資歷而英才沉困也、諸詔吏曹著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引驗拔擢之、已上上念嶺表民久困於苛政、思惠養令吏部銓自荆襄以南州縣選見任年力壯有幹理者、判嶺南諸州、得携家之官、其後命參政盧多遜正選法

違復補闕消定經式而銓綜亦有叙矣上御邇英講周禮三年大比州里賛鄉大夫廢興上曰古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令裁其數而屢舉之則何如下有司議有司言數舉則無滯才人少則易撿察而鮮僞濫又令寒苦藝學者得自進臣等愚所不及請間歲一貢舉如詔書於是進士諸科裁解額之半增明經科意從寖重經術矣上下詔言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科獨罷不設詔俊異何其復制科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時蘇軾轍兄弟應制對策攻上身及後宮語悖直者

官胡宿欲黜之上曰以直言策人而以直棄之人將謂何命優與轉官退入宮喜太息曰朕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初兩府始入得舉官上曰薦士不考才而以輔臣故得進無謂也命罷之已又罷內外舉官歸吏部審官院選調已又詔川陜福建廣南官迎送勞苦聽轉運司立格就注免赴選而吏曹言選法遠近迭居而四路人許連任本路令自便傷偏濫相安石曰選人之分遠近者所以均勞逸也中州人不願遠適四路人樂就家用之即兩得所欲庸何傷况省吏卒送故迎新諸浮費顧不益耶吏曹又言今蜀人在

仕籍者特衆、今自郡守而下、皆得就差、一郡之官、土人太半、僚采吏民皆其鄉里、難於徇公、易爲合黨、請收守令闕歸之朝、而他官並立限、兼用其土之人、庶可經久、奏上法不爲改、但嚴提刑司互察之科、然安石本下急好人使己而諸新進生喜事者驟登顯要置宮觀處老成者舊用捨倒置、法雖詳善、亦終不能以自行也、高宗爲康王時、帥河北見州縣官以三年爲任、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心、爲去計、而久任之議與焉、已薦舉法久益弊、孝宗嘗嘆言薦舉欲得人、而干請長奔競滋弊也、相茂良曰、汪

宋坐舉士亦未見實行

代良法亦不免於弊今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無自知上曰今雖舉則衆論久而定經中書考察則除授精亦遴選之道也特天子留意考課黜陟之法乃非久而弊上諭輔臣曰考課欲明臧否而司考者以喜怒行之是滋弊也自今當精擇監司而以臺諫舉察如故善終宋代每鄉舉縣令佐察人士有行義者保任之上州州覆實上本道使已保任而有缺行罪保舉者其進士科最重而舉首僅以京散秩判州郡甲乙科而下取試邑丞簿尉令練習民事無緊登華近者則百代不可易也番陽馬端臨之言曰虞廷九

載采德成周賓興賢能惟尚德也兩漢刺史得專辟舉魏晉中正甄采行實抑猶得行能之士焉自世之衰以銓曹署官而所拔者資格於是磨勘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尚乎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磨勘小吏而專扳其資格二者又各爲防閑檢柅之法以相伺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焉者矣 明興 高皇帝開天治人惟求賢之爲急下金陵即令有司舉賢才武畧之士 洪武元年下求賢詔曰向干戈擾攘疆宇

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臣
大業於底定。山林巖穴。豈無懷才抱德之賢。何隱
而不列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與。抑刑辟煩重
人懷其居與。抑朕寡昧非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
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甘汩沒而已哉
今天下頗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
穴之士。能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三年乃
下開科　詔曰朕特設科舉。延天下抱才懷德之士。
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相副。其中選者。朕將
親策於廷。品學識。命官爵。超衆者顯擢使中外文臣

一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不與六年　詔科舉取士終浮文罷不設令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舉用十七年復科舉法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是年冬即　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舉秀才人材必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著聞州里之人以充從鄰里保結命有司驗實蓋科薦並行初定金陵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書克婺州置行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其中輪二人講經史治道克處州以書幣徵宿儒宋濂劉基章溢葉琛以來至入見　上喜甚曰

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焉。旣徵耆
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
見年皆七十餘、 上喜、命坐、顧問者良久。並命
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 上曰卿等年固高。朕
不欲煩以政。故授今官以輔導 太子。免早朝。日晏
乃入。後不久。且從卿志。庶無負卿等夙昔。足爲鄉里
光。而何辭焉。恂等復固辭、乃 賜敕禮遣之時孝廉
人材及郡縣學所貢士、若富戶耆民、皆得 見、見稱
旨、即擢不次、而國子生奉 命巡列郡、廉官方吏治、
問民所疾苦、還稱 上 旨、擢用、爲行省參政僉事知

府等官至有擢僉都御史者　上嘗幸後苑見巢鵲翼子喟然歎曰誰無父子羣臣親老者聽予告歸養當是時優百官俸　賜百官公田租復　京官家賜百官朝服公服冬衣帶馬給丁憂官俸給尤重慎省府州縣親民官之選毋之任　召見賜綺帛路費而遣已患雜流用為民害也　命國子監擇監生通經術者千人送銓部選州縣官　賜道有加已作到任須知俾除授者就銓部領還訖關須知讀既至官畫一遵守毋具文已下恤民勅　頒諸司職掌于有司三歲入　覲諸司府州縣官照須知款式造文冊

并所守地圖若原領　敕諭職掌上之部聽廢置部
奏黜其不職者而定留用官爲三等其廉能愷悌治
行卓異者爲上考　召見奬勵賜坐宴其稱職無過
爲中考宴不坐有過不稱職爲下考不與宴屏立已
於事而退　諭廷臣言古惟四民四民中惟士爲最
貴而農爲最勞士讀書明理道出爲君用享天祿故
貴農雞鳴而起春秉耒而耕耕而種種已而耘夏月
赤日悴形神于芟薙比秋成輸官於所餘無幾矣遇
水旱荒札即舉家受其饑士入官享祿委民艱於莫
聞以重侵漁之亦獨何心於是命戶部以米計文職

官品歲俸給之數又計田畝歲出穀之數與農用力多寡之數爲之書命之曰醒貪簡要錄 上謂吏部言 朝廷懸爵祿待天下之士惟賢是用何可以資格限也資格者獨以爲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居下位者不次用於是召萊州知府侈尚書兵部明州知府文昇尚書工部是時宜興主簿王復春守公不奉上 上聞遣吏科庶吉士齋手敕往勞慰即擢爲同知新化丞周舟以進士蒞官有治行考最擢考功新化民詣 闕願得留詔復任禮部宴賞之而遣當[illegible]珠駁下用重典有贓罪懷印綬未煖輒被逮去

[illegible]戌、郎門誅、制科舉諸明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上一科、與薦舉歲貢爲三途以遴風、三年大比而賓興之、成祖即位申勑百官於吏部尤諄重晷言朕以眇躬纘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沈滯下僚堪劇煩而優游散地抱道懷才而隱田野者各舉所知。以名聞毋媢嫉毋蔽賢毋徇私濫舉又諭吏尚書言銓選當各隨所長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各有稱也有才者不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爲小人爾必戒之。已又言吏部選授守令。出一時銓注。

豈必盡才。必精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精考郡縣吏自蒞官半歲以上。各會貪廉能否之實以聞。將御史出按者至郡邑坐行臺已召郡邑諸生及在官人役立論之具報上 上謂尚書義曰往命御史考察外官。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也。今御史不博詢。惟取在官數人之言定賢否。論何由公。吏固有勤職業必刑罰爲小人所忌惡者矣。亦有貪賊賄低首下氣依阿淟涊爲小人所安利者矣。如以其詆誣而罷退之。以其保留而進黜陟豈有當乎。宜嚴戒飭務盡公毋枉毋縱已

用尚書義言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五品以
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品而下官及軍民有賢良廉
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聞部驗實以舉者多
少爲差次擢用其保舉非才授職後闒茸貪婪者舉
主連坐。 昭皇帝即位首申重舉官之令謂廷臣曰
君以求賢爲務臣以薦賢爲忠人才大小皆有所用
天下之廣豈無皐夔顔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
宜悉心訪之。 諭尚書義曰天下治亂繫庶官唐太
宗書刺史名于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疏其下故庶
官效力致斗米二錢外戶不閉甚盛 皇考亦嘗書

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至慎重也。今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三司官乃旬宣大臣隆重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即聞其賢否邪正。久不能省憶臣工善不善而上志之於勸戒何有。吏兵二部其具各都司各布政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親品隲焉。又 諭尚書言御史 朝廷耳目。非老成識治體者不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於治。而操得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饕狼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與為膠

係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省識。亦焉在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其慎選擢。以清風紀。已 上以武臣疏於事理命選任方面參政副使等官於各邊參贊軍務治章奏督糧儲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已 命擇御史行天下察吏治 上臨諭之曰國以民為本比牧守多尅害。民不聊生故遣爾等分道考察。然人材器不同。有專為脂韋諂媚而失政殃民者矣。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簡易得民者矣。有虐刑巧取索而能集事者矣。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矣。必覈實以聞。無惑流言。毋屑紛數。毋私親故。賜鈔而遣已

命擇國子生有學行者十六人俾翰林嚴試拔其尤
試六科尋擢爲給事中　敕文武官有奉公差在途
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棺斂津遣還鄉毋令失所有父
母年七十而上無它兄弟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
聽歸養待親終日起復任其不得離職願移祿於原
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膂力衰不勝任者聽
致仕有司月給米二石終其身文武官非其人詐殘
害者赴上司陳告若詣　闕訴不許擅自綁縛違者
治罪。　詔朝臣歸展省者官給鈔爲道里祠祭賓客
費。大學士士奇言北人文學遠不逮南人然自古圖

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於北方乃南士往往材而浮 上曰然為將奈何對曰試卷例彌封姓名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 上曰善北士得進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議且定而 上賓宣德初乃奏行著令 宣宗明聖以長年嗣位周天下治亂之故甚熟既 踐祚下求賢詔出 御製猗蘭操招隱詩賜大臣以風大臣奏蘇州等九郡號劇繁難治擢郎中況鍾莫愚御史何文淵員外陸本深等知蘇常溫吉安等府 上召見宴勞 賜璽書曰朕孜孜夙夜

保民圖治。而田里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人。恣肆貪刻。或闒冗慵懦。坐視民患爲蒙蔽也。將下情何自上通。上澤何由而下施乎。今特簡爾等付之列郡。夫方千里之民。皆爾繫命。宜體朕心。以保愛爲務。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興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其毋玩。毋慢。毋事苛簡。毋爲權勢所脅。毋爲奸吏所欺。凡公差官員有違法害民者。聽具實奏聞。所屬僚吏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爾等宜奉職循理。終始不違。以無負朕委任之意。命乘傳行　敕吏部天下府州縣官有能清正忠君愛民政治卓異者

貝奏其貪黷壞法爲民所怨苦者逮赴　京罪之已

上念　京師乃本原地澄清所先而放濫當飭治也

閣學士士奇對曰貪風自永樂季年來有之於今爲

甚。　上問何也士奇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　太宗

以多疾不視朝故從官放濫無忌顧　先皇帝知之

每欲澄清　上問是時貪孰甚學士榮對曰方賓問

今日貪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

百僚憲長貪則不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

皆效之此放濫所始也　上惻然歎息曰嗚呼除惡

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長憲者士奇對曰通

政使領佐嚴公有威。其人也。嘗任按察使及御史有風采榮曰是爲京尹。能令令必行。 上太息曰領佐乃能如是。居數日出觀巡閱河道又數日擢佐掌院事下 敕曰都察院爲朝廷耳目 國家紀綱得。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惕。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 京師諸司奸弊紛出風憲者不糾。領與和同。即國經何賴焉。爾剛直廉正簡在朕心其竭誠盡力。毋憚夙夜毋避權要。毋枉良善而縱姦宄。其各道御史有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恥若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 假丁憂者一體行

其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以充。欽哉。於是考察御史不職者二十餘人。削籍、貪淫不法者。謫邊、左諳衛充吏、不諳憲體者、左遷老疾免。而概予幅以脇制諸道、嬲私滅公。逮下獄論死、有戍邊、謫罷官、隨任。憲臺肅清已。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 國家所寄以安民者也。賢不肖混。則中才之士無激勸而忘反。吏部職進退百官。乃未聞甄別何也。於是 命推部侍郎出巡撫四方。廉吏治。而于謙以御史擢巡山西河南。周忱以長史擢巡南直隸。各省專設巡撫自此始。時 上重舉官、大臣奏舉賢能官者 上爲降辭

色慰藉廷臣選愞無舉薦降　敕責而司府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贓罪連坐已合　臨御來三科進士　親試文華殿拔其尤授修撰編修評事等官進學　文淵閣優待之　命內閣考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六科而天下郡縣學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贓罪即復職嘗所得　誥敕畢追奪　上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慨然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之盛也輔臣以隋撫不厲對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即不可上擬至如唐

宗定中外官七百三十。去古未遠，亦足為法矣。蓋垂意於省官。輔臣曰官省則民安甚善。然必由君上清心省事而得之。心清則事省，事省而後官可省也。

上曰善。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正官專保舉，則恩出於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令吏部選除。閣學士士奇言往藩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為百姓患苦。以吏部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而然。 宣宗皇帝敕大臣保舉，比多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自緣舉主審覈不精，亦容狗私，而所司不行糾察故也。況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 俞旨乃授。非 上允不得

授　恩固　上出也昔唐太宗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而天下昇平邇有京朝官闒冗無籍人無爲保舉者遂營爲飛言欲廢良法惟　陛下幸察於是　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已又下敕言布政司按察司方面官從吏部都察院考察二司屬從巡按御史按察司考察監察御史有贓濫從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察按察司官贓濫令本司同僚官互察而吏部視往注選不得除監察御史官御史欽京三品以上各舉一人聽吏部精體訪奏授又敕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

守。由保舉幸得人。潔己奉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為徇拘不舉耶。進士監生皆　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曾是不省也。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開送吏部銓用。已又　命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並得舉。益實重守令已又　敕文武官非舊制濫設在任官罷軟無能若老疾不堪任使及行止不端者。畢汰省。毋靡費廩祿。復以九年為滿。善政著聞者仍舊任。而增秩加官。用給事中鮑輝言。許來朝官有廉能愷悌治行超

異者、禮部引奏　賜勅獎勸、　賜宴于禮部、吏部錄功狀俟考滿顯陟、高者至九卿、當是時薦敭公諸司選任專之天曹、故撫巡憲臬牧守縣令、無慮清愼惠和號稱得人、及　張太后崩、三楊沒、而王振用、名保舉而進退人材之權、實內移於中官、當是時、即令吏部銓能自振乎、議者不察、以保舉爲病、何言之過也、景泰初、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爲賚交、甚且受賄、囑而不得薦者、因猒望爲流言、銓部大臣、亦頗以銓選權不盡在己也、藉籍誹保舉、於是御史張于翻鏻綱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鉗口

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顧察之以清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御史言歸部銓。已糾復言吏部選授私舛請復保舉大臣以其議偏反無足賴也覆上下 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共安養天民。令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民其奈何。今後惟布政使按察使缺。令三品以上官會舉。餘吏部訪求。著爲令。 英廟復辟益明習於政治命吏部擇內外臣僚爲郡守陛辭日召詣 文華殿 親諭訓勞給鈔爲道里費而遣 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尚志不求聞達者具以聞

於是遣行人奉　書幣聘臨川處士吳與弼至京、
廷見問勞、有加禮、授春坊左諭德、辭不拜、賜　璽書
遣行人禮送歸里、先是正統初、副都御史吳訥言、洪
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折、為著令、祿以寖薄
邇小官不自給、前廣西道御史劉準、由進士授官、俸
月支僅米石五斗、不能養母妻女、貸同官俸至三十
餘石、終歿不能償、乞下　廷議、增京官俸、而　國初
皂隸供役、後以俸薄放寧家、月徵銀一兩、名柴薪錢、
宣德中、都御史顧佐持憲嚴、以柴薪事被訐、　上特
章　密召閣學士士奇、謂之曰、爾不舉顧佐廉乎、今

其事有無士奇對曰有之今朝臣月給俸實支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勢不得不遣半以歸皂亦樂輸銀歸耕於官皂均便此 仁宗皇帝所爲增朝臣俸也 上太息曰朝臣之難如此因怒訴者曰 朝廷用一好官輙爲小人所排擠如此 召佐以吏所誹狀授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聞 京官皆然不足過小人誣正付汝自治之已復有重囚教囚誣告佐枉重辟不聽理者會鞫情得 上震怒 命囚西市而柴薪皂隸爲著令 祖宗時日御晚朝廷臣門奏事甚悉輔臣容勿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上或簡

除、或保薦、皆以朝傳旨行、永樂中傳旨方賓兵尚書即日到任、此此簡除也、宣德正統間用輔臣言重保舉之法、景泰初命吏部專行、成化中選授私舛、或請復保舉、於是命京堂四品以上官具缺上朕、親簡除、面權容下移。廷臣大患之、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瑤等言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親簡用之矣。外方面官。又廷臣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缺、會內閣推、方面官缺、會同三品以上保舉、防專聽之漸、便 上命查 祖宗時例得簡除事、冊大怒曰、此 祖宗時舊規、御史給事中顧不欲朕行、

豈薄朕耶、於是廷臣不敢復言、而傳奉出中官以爲常、　成化中、太監張敏、敏兄子苗、以承差得太常丞、乃傾敏貲爲獻、乞侍郎不允、得而通政、而是時白丁錢虜商販技藝、若豪宦子弟、率夤緣內侍進珍玩輒得官、大者至太常卿通政丞、不復關吏部、謂之傳奉官、弘治初、以災異汰革、而吏部尚書王恕言考課之法、所以激官守彰黜陟、以嚴吏治者也、今被災所在考滿官、令納米備賑、免赴　京復任、造須知功績類繳、臣惟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祿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剥於下、是使考課法格不行、而貪情之風日

滋也。請月今考滿者仍給由赴部。聽質。已又言永樂

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諸邊亦有戎馬。時未聞納糧

草納銀納粟爲監生吏典而用足也。乃邇年來奏開

諸例、而諸邊腹裏遇災傷輒效尤爲長策、故例進日

廣、而正途因壅不行、多者至十五六年不得選。年邁

力衰、誰復爲盡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歸計、令爲國牧民任事

者、又此等今既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豈能以廉律己、欲不貪

財害民、天下治安[illegible][illegible]得也、臣於元年具奏題止、而

部院又題覆請行、是[illegible][illegible]雜進人益多、而選法益壅

弊將安極也、上曰可、其後　天子恭明聖坐煖閣召

宰文升入面諭以明春當三歲覲察百官卿用心體訪明黜陟以肅官紀時文升老　上虞其瞶也復諭曰卿聞未傾首曰聞之　聖心留意庶官為天下蒼生此　宗社之福敢不盡心　上嘉命中官掖下階又詔召尚書大夏都御史珊至　幄中言卿等與各科道官諸所陳政務業行矣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其人即政何自行民何由被澤是文具無益也卿等其悉心體訪諸巡撫三司必慎揀得人爾珊更慎擇巡按御史巡方岳黜陟庶有司得人而民可受福也大夏珊頓首受　命明年考察竣加文升少師

召大夏珊入　賜元寶各一錠謂之曰日朝覲諸司文官皆閉門令如卿二人即門洞開就從以賂通者又曰勿朝謝令公卿知内愧也六年詔考察官未及三載彼黜者聽復任先是吏部考頗以多黜爲公方面而下有微瑕輒斥大學士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居官未半歲而黜又所黜徒風聞不皆實非　祖宗法不便故有是命一時見在者皆喜得直乃後選者愈壅而貪殘吏亦益以滋嘉靖間兵部以虜警請添遣大臣經界　上曰天下官有定員員有定職惟求得人舉職故有事輒擬添官今邊務責巡

撫。務飭責所司。令盡心經理而可矣。道經略廣滋擾。何為且虜賊出沒無時。士須休養待敵。其毋遣。是時用輔臣言出翰林官調外任親民練政事。而諸府州縣官簡入院為侍從官。正德中附權倖倖陞得文階者盡革。又裁諸冗官至二千餘員。罷武官耗食者三千有百十人。進士科文體。 敕毋浮冗。必古雅精確。臨軒制策往往出 上所親製。巍煥其文。其後土木禱祠之事作而 國費不給。戶工部增納銀事例鬻官買爵。幾同賈衙大臣樊深美遷除往往以私賄得通營 宮殿。將作供焚修方士建禮書工書諸富人

貴游子弟胥夤緣往往竄名簿籍中得官無慮數千人。隆慶初並革而原本　遺詔嘉靖中以忠諫屏廢外者錄其存者召用若干人崔文敏銑覈舉議曰、昔者成周受田百畝死徙不出鄉聯之以比閭族黨、教之以德行道藝正之司徒升之司寇六德為本、六行為輔、六藝為翼、無奇衺岐其心無饑寒空其身處服孝弟出敬忠順迨其世降德衰蕞爾之國必有賢哲尋常相語亦引典法稱先王則教之効也　國家造士專用經術、豈不勝古之工詩賦習法令乎哉然業之易能、假深造少而易仕不俟大成考學記之

故守曲禮之序、人生十年曰幼學章業由行成、事以年易者、未有也。故士業經求仕、鮮以祗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省、是鄉里選之遺也、而久棄爲具文、卽今舉行民遷徙靡常、未易覈實、閭巷細民、惟視財勢、長吏任四五年、不以微勞遷、卽以小瑕黜、里選何自而行乎、是以上悉科舉、曰付至公、故試而得士、若博之中、呼其取之、失人若弈之遭負、何則非有參驗之詳、觀考之素可賴也、自督學之官設、而郡縣守令、以事有尊職、委之於不治、督學使者、數歲乃一至、事煩日窮、無裕於處救、故士以益荒、宜

歲令縣令察舉民年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行淳謹者上之守而登之學其輕狡者雖才不右督學官考校黜升之法必本之性行責之太守審驗當否而懲奬施焉間有妄舉者不延矣其省官議曰皇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而臺諫拂其遺責郡縣以六事而按察使糾其濫自大夫而下必三考乃進二階故官簡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即冗官鮮已自宣德迄今額外添設冗官累百不督之勤功而爲之分責不已謬乎況入仕之途不清而多汞進之人經久之法廢不動於慮而懷迷化之望天下皆是也官

添則廣缺廣則易轉倅門一啓居以固志事至備
限守以逃責事成務爭知而讓過是以士節不勵獄
要不結集其文案可求牛騣稽其實殺僅同束翊夫
一人而牧十羊則戕一羊而牧二牧則奪孔子識官
事之攝老子著烹鮮之喻良有以也中朝官冗濫末
論姑言外服賦稅學校捕寇治訟充伍百工之技郡
縣之所得理也使縣精其成府可逸矣府精其成省
臬可逸矣省臬之職別勒情敭廉貪弓能而翼純者
也事逆兩郡而不相下牽出大豪而勢難摔則省臬
當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衙衙蕪坐司署止以文移

相維屬吏不奉教誨民不服雖亂不亦闕乎且邇年小官愈多而害民愈甚又官愈小則中無守外無覬而心愈益貪夫士之出粟不加多而官冗員日加益此民所以益困也抑非徒冗員也又若代亟文中子曰成周之隆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守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教雖曰善治末由也矣古治朝遼闊未論論近事

國初臺省不甚遷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久則入中臺爲左右都知府久則陞布政使若參議久則陞爲部侍故絕糾者詳法令而牧術者練治體今

臺省遡矣又爲小轉法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迫秋則副使矣又參議於北矣又春則參政憲使馳鶩於東西矣其進士科知縣事者幸三歲而擢惟下僚以資格限者乃積歲不遷即行能高不振夫遷代如是其亟也彼其視地方之凋弊若過傳舍視之吏於前視生民之困苦若馹馬肥瘠之經於目也即善政美意未效而去誰適爲治誠令修古三考黜陟之法諸美政表聞者就增秩加官勿使移徙誠知其人或先超遷而後久任以大屬其氣如周忱由長史于謙由御史徑陞侍郎王翺由御史徑陞都憲誠善其效或久任而後超遷以大慰其

心、陸瑜由布政使歷尚書何文淵由知府經歷侍郎陳璉由知州歷知府布政使歷按察使又通政使則仕者一人之身計之資序乘除與縣遷適等又何必轉輾繁促令僕僕道路費供億不訾乎胡端敏之言曰祖宗時立賢無方故士得真才而用今清要之官專取一途百官欲轉特患初選進士初選授吉士吏部則般閣臺者之重可優游安坐不勞而得之是教競而導驕也故士初入仕即有夤緣美官之心既得美除即為得檄養交之計乃邇年來進士當次者聞南京之缺即避近侍當權者遇京堂之缺即爭士[illegible]然政理何望古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

百里宋所取狀元皆先試僉判而後召補館職眞臺諫蓋以翰林臺諫上寄　朝廷耳目心膂之司下備公卿宰輔之望不敢輕試以新進之士也　聖祖論人之姦良亦言試之事而後見豈可以新進未嘗試之人而槩居耳目心膂之任也哉請自今百官歷授畧倣唐內外均調之法不歷刺史郡守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進士出身不得徑選科道部屬州郡正官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參政[illegible]使參政副使欽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久次卓異之則守令知重而善政兩[illegible]生民蒙福矣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

實用編

六曹類

吏曹

洪武四年中書上府州縣一千二百三十九凡官五千四百八十八人七年減北方州縣官三百八人十年又併省州縣二十九年革大理寺移其案牘於後湖（建文復設）豈吝官爵哉念此元元欲食之者寡也諦觀大誥最重民開者宥其所推即舉所厭即措故諭吏部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illegible]也衆人悅之一人

惡之未必邪也正人治官事則[illegible]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夫不以愛憎不以非譽而惟取決於得失民心知人之鑑衡定矣當時厲民之官大則誅小則屯田工役不知者有錙銖泥沙之議胡不取醒貪簡要錄觀之也夫才不足宜民而善事上官烏用才量不足容民而含垢忍辱烏用量守不足保民而恬退寂寞烏用守赫赫天聽非文墨其粉飾非市乱而使綺語清談浮名厚利者居康功間功之上故天下之官之品千態萬狀其雌黄亦千態萬狀而閭巷小民之德怨隔雲泥而不聞安望道德一而風

備開也　天官

大明會典內一欵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　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置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欵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稽緩者參奏又一欵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塡寫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是知稽查繳奏自是　祖宗成

憲。第歲久因循視為故事耳請自今伊始申明舊
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奏 明旨或發奉
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
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註銷除通行章奏
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
議處催督查覈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註緊關略節。
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 內閣查考該
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
註簿每於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內事件有無違限
未銷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 旨下各衙門

諸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參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奉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各部院註銷文冊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考成法

五曰責守令以備兆民之荒歉欲其不啼飢不號寒國初荒政郡縣立四鄉倉出官銀糴粟貯之以時斂

散。先臣楊士奇等。謂爲萬世之利。嘗請殿最於　英廟朝矣。今水旱一逢。蒼赤坐困。當事者不得已而請蠲請賑以了目前。則備荒之無素也。誠遵　高皇帝糴穀舊典。查郡縣鄉倉基址而經營之。當富歲時處官銀糴粟以實其中。時斂散焉。每處務期萬石爲率州縣大者倍之。需以歲月。倉廩陳陳。不幸而有旱乾水溢。州閭鄉黨可恃無恐　責實政

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歛爲姦者。居其一。亦孝文帝賞廉潔。賤貪汚。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或輒行誅。順帝時。遣使察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上之璽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祖宗

朝紀綱整吏治於枉法受賍者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鈌名檢墮失陵遲之漸寖以成風靡靡益甚不可禁制故先臣何塘謂受賍滿貫以上宜藉沒貲産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請將贓私嚴行追併其言皆痛切時務之要處贓吏

葉豹曰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略云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大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

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爲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於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察識定爲考語徑以申於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驗則不次超用可也惡果相符驗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若有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爲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園之賁果能孝友和睦清素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起馮唐於已廢以發潛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以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庶可勸

之官爵而誅姦諛於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其挾制官府姦貪狠籍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也考舉鄉官

左臂曰歲貢率多年耄始得出身每見有文理疵謬與嘆老嗟卑而躭利者又有候選未逮耄疾跛涉而殞於京途者誠因其人以酌量之夫固無不可者臣請於歲貢之士嚴試於提學而甄別之擇其年力未衰文行俱優者方給文赴京嗣後教有懿範堪任民牧者當倣 國初之制破資格之拘與進士舉人一體歷擢其年邁有疾或文行不佳者但擬為奏本上

此外亦宜選之考覈

之　朝廷即許布政司給以官帶遷授職銜則府州縣之歲貢以時者可變通矣　洪元貝

馬文昇曰仰惟我　皇上法古為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並用前此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為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年即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為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衰老志亦清明一旦任

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汚。迨至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各生員貪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缺戰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共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乏糧賑濟。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

衰弱，家道貧難，未免負債於人。授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負人財物，豈能展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莘山於此。本部雖有奏准不許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此觸窩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為禁止。華殿進

太祖收攬英賢，光輔大業。宋濂首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深當聖心。行之既效，儒臣請設御科，上覽試義，厭其詞複，設而罷，罷而復設，始終以薦舉所有為。

桂典辨包
祖制批刑

未其人則鄉里所坐舉主不可

鄂大臣學

塾。而後乃漸重制科。至於今極矣。盧象辟行論

漢末遠古既令郡國舉孝廉賢良茂才明經而六郡良家子弟又各因材力爲官唐宋自進士制科外間嘗許大臣辟召諸人薦舉然鄉舉里選之意僅存什一於千百缺有間矣愚因歷稽往牒三代以前未嘗論詞章也詞章自隋煬帝始唐末路益浮薄焉未嘗鬻爵也鬻爵自秦政始漢晁錯因議入粟實邊孝靈西邸益浸淫焉世祿不世官恐未必賢也自漢章尚門閥魏文定九品五代沿襲唐猶不改貴游子弟徒以門資取優望世風一變士習愈下雖韋彪劉毅陛

贊揚縉歐陽修范仲淹諸人不能挽其流弊　天啓
休明遐鍾　聖祖起濠梁清函夏諸所息從皆鷹揚
廟堺如雲如雨然猶側席幽人翹翹車乘賁及於金
華青田鎮江壺關信臣國士繼轡附翼是時諸科
並行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孝廉
秀人等科。有稅戶者民入仕例而爲秀特起
臣分行采訪或令有司勞求敦請應徵至則處以禮
賢館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及授守令正字翰林四輔等官洪武元年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遣之六年浙江參
政徐本薦桂彥良奏對稱旨提太子正字十二年數
寧國府訓導陳廸爲翰林編修十三年罷四輔官以
徵金華儒王本杜祐龔斆爲春官杜數趙民望吳源

爲夏官惟秋冬官未得人以本等兼之有不願仕者輒書賜還洪武初年召永豐劉于至、初于嘗以賢良徵因病辭歸及是復召至便殿欲官之于以老辭特賜還山、十五年召耆儒鮑恂等入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勑賜還鄉里諸所授官初多出親擢、洪武二十六年始定選法文歸吏曹、武歸兵曹文有類選有抄選有引選今見行大選急選成化二年提准每朝覲年揀選成化五奏准有遠方選○凡庶吉士考選洪武間亦置近侍衙門永樂二年令就文淵閣進學後止選翰林院令選庶吉士皆賜題于東閣門前考試○給事中御史舊皆在新選後給事中止于進士內考選御史以行人博士進士中書舍人及行取知縣推官吏部會同都察院考選試職滿日除實授今行取科道○洪武間舉人下第與得授教職考中監生通經儒士亦得選教令舉人就教謂之乞恩選歲貢有就教選其授官有試職實授截替改降裁減諸名不一焉武

官有流有世世官九等指揮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衛鎮撫實授試百戶所鎮撫流官五等都督僉事都指揮同知僉事各三等正副留守一等凡襲替將勘從軍腳色宗枝齎赴　內府比對貼黃然後請　旨蒞嘗合　祖宗制度觀之文武夾維科薦並行正継咸用宏謨曲算博大精詳遵行日久寖失初意迺始右文於武武以文故畸輕重科於薦薦以科故漸廢卑吏胥不得齒縉紳而彼亦苟且從事無復振拔之思矣　太祖之意曷嘗一日不重薦辟哉故始以洪武三年開科六年即召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辟選之詔有一歲而兩下無間歲而不行十七年春頒科

舉定制。（三年大比）冬即詔選秀才人林十八年復詔舉孝廉十九年詔舉經明行修練達老成之士。二十二年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徵梁貞等）二十六年選秀才入直文華殿（選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敦事日以為常）則 聖意所重良可知已先臣崔銑有云科目而得人。若博之中乎。其失人。若博之遺質。蓋非有參驗之詳。觀察之可賴也。歲貢鄉以郡邑之彥。肄業成均。僉謂得人。故宋禮致尚書。多賢立（國初貢士傳見薦辟考） 今掄選舊制行罷數易。而專累歲月。多日尊途窮循資選授教職。鮮有儁才入成均者矣。大學

夙號賢關、往時忠節如鐵鉉、廉貞如鄒遠、二公皆國子生鉉見爵碑傳皆用是典、何者係於選也。自景泰中、始有納粟納馬等例、於是素封之家、携阿堵而雁行、課業倣書、曳白請代、且中書淸衛也、半爲此輩龐雜、太常典樂鴻臚司朝儀也、盡爲此輩營充、西圍成市、莫此爲甚、若者不汰、源未可淸也、古者辟掾吏、故與士大夫無甚異、國初以身家無過善書者勾充其藩憲府衛州縣所署置、猶有辟擧遺意、迺其崇者不過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擧不得爲州郡、宣德正統間、徐晞况鍾雖登八座、領方面、然晞以劇閫掾

矯青叙遷。論者唾之。今則又有不然者。自始為吏。先責其輸納。提控而下。至于吏典。止以所納之貲。第其出身之等。故裘馬之子。與市驗之人。蠅營羶聚。巧者輙弄其刀筆。罔敗成案。若者不創。源未可清也。如金吾羽林等衛。天子親軍也。富者交勳戚中貴人。而招搖作奸。貧者孱弱襤褸。九邊將領。省直官旗。所稱略閑方召（方叔召虎）義死鼓綏者。曾幾何人。若者不一振刷之。長此安窮也。今夫五尺童子。驕語枉下。漆劇桑門琳宮。謬解含珠。禪偈滿紙。津津自謂上乘。父兄師長恬不知怪。輙命奇穎為紳先生。嗚道幸人亦藉此

爲金鍼巧度彼尤此效轉相成風愚竊謂禁於臨場考校而不禁於平居肄習非禁也何者其肄習者其先資者也禁於書生小童而不禁於學士大夫非禁也何者學士大夫人之望也請自今修復社學教民小學孝經　太誥律令重師儒必得人如曹端魏驥者躬行訓誨曹端爲山西霍州學正敎人務躬行實踐魏驥爲松山訓導汲汲造就人才顯見薦辟傳二公俱宣德時人其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自專設督學有司遂委而不治故邇來守令鮮興教化督學閱歲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士習益荒宜令敷教責之有司考覈付之憲臣其督學使者必若孫鼎之貞孝

陳選之清方。每歲縣令察舉民間子弟通經書性惇行謹者縣上之守守上之學憲輕滑者黜才不錄生員按季月考亦茂選德行而後及其文一如二等簿規行非上等不得應貢舉成化中勑提學各分督所屬官簿錄諸儒生德業爲三等德行優文學贍治事長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即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引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又嚴諭士大夫雖解官歸毋得好仙佛鼓其說以惑人古昔盛時列國爭辟士士以此自重輓近世士醜其行自衒自媒客難賓戲解嘲固嘗憪之唐藩鎮猶得辟士故昌黎送見辟者序嘉士大夫相與以有成也今上以空文求士士以空文

見投牒自試則士輕棘院禁嚴則上輕士而欲士風之振在位之彬彬多賢也胡可得哉梁斗輝謹識

取士議

太祖典則宜民至詳備已其命郡守丞及州守曰昔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欲萬物得其所咸亨故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祿及子孫於戲當時之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聖人稱謂德相稱也然當時之臣自列土之後人不人賢不賢非所有而有歛取無厭十年而削土者有之三十年而泯號者有之二十年而覆命者有之十五年而祿盡者有之恭併

六國罷列土為郡縣歷代因之其司牧之官無永守之條故有銓選遷年又未得人非君不得人由人負天君民也所以君知報而若天下臣知報而名賢天下民知報而樂於天下君知報報天命也所報者在法治民君不知報非君天下臣知報報君命而又特報民也臣所以特報民者何謂祿出於民若為臣而不知報君則非臣不知廩祿出焉而報民則非為民上于天下不知報君未審何功而官不知報民亦未審何勞而食祿若功勞俱無祁乃官祿其身古今未之有也今命爾當立身務政必欲知報以格

皇天

之昭鑒往署毋怠夫知報格天為建官之本旨獨非當官之定向乎。外任

諭吏部言 朝廷懸爵祿待士唯賢是用何拘資格資格特為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者不次用嘗因吏部奏王事員多欲以王性吏部王事改戶部 上曰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使所遷非所習事何繇治職何繇稱其令六部勿輕調當其時如答祿與權僉事也得補修撰趙琄知府也召為左諭德葛鈞之學士也由訓導與陳敬之吏侍王佐之侍講也由知縣起才宜外補即編修翰學

下以洊參御史（翰綠馬亮爲監察御史，張鳳爲廣西參政，大學士董倫爲河南參政）法，

當內遷，即都事、知府可以戶、禮侍郎，（都事徐錄爲戶部侍郎，知府魏鑑爲禮部侍郎）馮堅典吏也。一朝而僉都，不爲驟貴，（堅上十事稱旨）故擢之、周用新化丞也，既晉而復遷，特順民情。（丹以進士擢官用爲行考最擢考功新化民請留尚書復任禮部安貴之而遣）以故官無離局，無冗

負，朝不廢常，民用寧宇，益泱泱乎大備也哉。延至建

文、承樂，以及熙、宣，率由斯道，久任之臣，史不絕書。弘

正而後闊矣。嘉靖中，御史楊順請復舊制，閣學士徐

階曰，政以時異，事以勢殊，茲欲盡復九年之舊，恐未

易行也。第今非有資望者，毋概議遷，非有大不得已

者毋輙議調。則通變道得而久任意存今之馭吏大
略因之益亦因時行法之意然治績不如 國初何
也則似久而實未嘗久遷而實未嘗超也今 國家
爲民擇官乃官爲身擇便一遇猾擦。不數月期轉調
去耳且 先朝有增俸加秩軍民保留事例如孫直
知鞏昌趙豫知松江李信尹遵化俱秩滿當去以吏
民乞留故令復職賜賚有加河間同知廖謨台州通
判周旭鑑皆以保留陞知府歷城縣丞熊觀安平丞
耿福祿皆以保留陞知縣邇年以來軍民詐 闕保
留者幾人增秩超陞者幾人前 是孫丕揚爲二守莅

補少卿稱空谷足音焉近西平丞王藻署遂平有聲百姓願保爲縣正駁之者慮尾大不掉竊聞民爲邦本奈何目爲尾乎昔學士陳以勤嘗議郡縣翫僈貪殘數月覺露即繩以峻法其官儀不失未有卓越可見者三年定去留其潔己愛民善政在人耳目者及大計撫按疏聞部核不謬請褒如例論以久任太宰以六朞爲期其在藩臬職司鈐轄觀察一方或總理於內或分理於外體統綱維所係甚切陞遷太驟亦不免草率爲弊滋多昔胡世寧疏議府尹左布政使稱職者宜留久任選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以

致遷徙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布按二司宜照弘治以前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參議徑陞參政參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一虛曠歲月官缺事耗至分巡僉事初制九年改道後因屢改官不省事人不畏官剔弊法而誰何今宜於考滿日方許改道仍覈其治狀爲殿最其兵備提學推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勿移地方令久任專制責其成功年深勞著者提學陞少卿祭酒兵備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調降毋姑息如是

則藩臬皆稱其職而屏翰固紀綱振矣其在巡撫宣德意布詔條涖官固圉職司最重必歷年久遷鈴未幾謬膺拜書無諭送往事歷百姓苦之縱抱忠節負才猷設施安可竟乎何孟春疏云巡撫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德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變精事未集而謀者已要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未煖而座已非故欲行久任於外又宜從巡撫始若乃邊疆之臣倘屈指瓜期郵傳官舍虜情未諗其虛實地方誰關其利害盛時選日惟

無久任。是以無固志。惟無固志。是以無實功。故各邊有司亦以三年兩考比內地加等優遷、有出奇料敵者、以軍功陞用、若才可當大任、即昇以兵備巡撫仍莞事如舊、督撫歷邊九年。忠猷顯著、即入補冢宰登端揆。示優酬。則邊才可用、邊效可臻。若乃河堤之使、所宜久任、則吏部尚書楊巍曾建議矣。曰管河部署計月候代河道憲臣兩載遷更在省者或到任未久即求齋捧。齋捧方還、又遂陞遷。要害緩急。未能身履。安能遠計。至如漕運都院、雖職專總漕、而河道諸臣、分轄撫按、統馭非一、事權瓜分、即欲殫心畢力、肩濁

河之利害，罔繇也。夫河工非眇小也，以暫任之河臣

倚千百年之長計，籌未當而身已去，身纔去而事復

敗矣。昔周忱宋禮皆經營數十年，功施到今，則久任

責成，又安可在守令諸臣後也。　高皇帝資世通訓

十七事，曰嘗聞歷代之臣多始而無終者，何曰非仁

人者不終（仁謂仁愛施於人及萬物）非忠者不終（忠謂為人臣當竭己以事君，勿欺勿瞞勿侮）非知三報一祀者不終（三報謂報君報父母報民，一祀謂祀神鬼）

假公營私者不終，代報者不終（代報謂代人報怨）非孝者不

終（不孝於親）非親親者不終（不睦於親）又侮瞞欺誑者不終，虐

詐而自高者不終（虐民而詐取其所有者，自以為尊貴而藐視羣友者）　太祖

曰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栱桷爲梁棟委小於大是以鍾庾盛斗筲服斯言也則令所謂久任者又當隨材器使宜簡宜繁宜邊宜腹然後得以展布所長無若其所不足而任益可久矣陳建云久任與超遷相爲流通補助愚謂精超擢均資敘知人善任又久任超遷之一補助也謹以先朝所已試者序次如左宋訥以洪武十三年徵請公車除國子助教十五年陞翰林學士俄拜文淵閣學士十六年遷祭酒二十三年卒於官訥受薦未幾榮膺顯秩十年贅宗 高皇遇之可謂善始善終矣

陳廸以洪武八年被薦爲訓導十二年擢翰林編修
陞侍講二十四年出爲山東左叅政二十八年陞雲
南布政使三十一年陞禮部尚書建文四年死難族
誅。實在翰林十六年禮部五年蹇義初名瑢巴人洪
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 太祖書義
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 建文帝即位超擢吏
部右侍郎永樂二年兼詹事七年駕巡北京佐 皇
太子監國九年與夏原吉同考滿賜宴奬諭 獻陵
即位進少保兼尚書賜繩愆糾謬圖書宣德四年丞
賜忠厚寬弘銀章八年加二品九年賜宴禮部 裕

陵即位日因齋宿得病越五日卒謚忠定義受知於
太祖簡拔於建文遲矣繼事　長陵歷　仁宣前後
秉銓三十餘年又何久也然貴能謙富能約上前所
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自
永樂改元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尚書四
人義及郭璡王直王翺而何文淵恊賛不與焉夏原
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洪武三十一年任戶部右侍
郎建文元年充福建採訪使四年轉左永樂元年任
戶部尚書專理蘇松及兩浙農事三年召掌部事十
八年改北二十二年復任北宣德五年卒謚忠靖原

吉歷事　五朝前後中外戶書二十七年其功業最
可表見者如濬嘉定劉家港。常熟白茆港。開吳淅水
患息。議除鬻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而　祖宗
德澤培。薦陳瑄總漕。薦周忱巡撫。又若庶幾以人事
君者。是時蹇夏齊名。蹇簡重善謀。夏弘裕善斷。靖難
後外兼臺省內參館閣吁俞可否期於有濟三十年
閒民安吏治稱能臣焉郭璡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
永樂中爲戶部郎官宣德初爲行在吏部左侍郎
上爲改名璡四年代蹇義爲行在吏部尚書正統七
年請老先是宣德初內閣言用人之柄不宜專在吏

部、令三品以上京官薦用方面郡守、至璡入吏部、又令五品以上京官薦用御史知縣、人多嗜進覓薦。至行金錢請乞、言官論奏、僅罷五品薦舉、璡秉銓十四年、廉潔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王直字行儉、太和人、永樂二年進士、爲庶吉士、翰林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尋授修撰、正統八年累官吏部尚書、代郭璡　景帝初進少傅、屢乞遣使奉迎　上皇、不允、景泰三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何文淵以右侍郎加太子太傅、爲尚書佐直、未幾文淵　去、王翺代、中書舍人何觀御史

祿綱前後章劾直累請老不許　裕陵復位遂致仕直在翰林三十餘年秉銓衡又十餘年恭勤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直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湫隘曾不屑意臨川聶大年嘗詬直直不爲憾大年卒泣銘其墓恨未能薦大年也後卒贈太保謚文端王翺字九皋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宣德中累官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姦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翺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翺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

御史留撫遼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轉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翺遼東不許翺在遼實十一年後又總督兩廣平蠻尋召還臺陞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佐王直天順初直致仕翺專任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在吏部又十餘年成化三年致仕後卒贈太保謚忠肅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預進學文淵閣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以廷臣

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 江南直隸蘇等則召父老興言
革病考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十四年
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年不
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謚文襄忱江南
巡撫二十二年宇量恢弘才識通敏涖事精勤臨民
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皆開心訪納性尤機警
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
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
每出會計覩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
逋食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方忱之始至

也。民亦有周白地之謔。至末年。始有米鋪地之謔。江南愛戴若父母。及沒尸而祀之。至今猶思周尚書也。

宋禮洪武中歲貢入太學永樂三年任工尚書四年出四川採木七年事竣還京九年出濬會通河十三年再命督木四川兼巡撫十四年勅取回京二十年卒任司空內外共十八年工營繕成河渠。

黃福洪武中鄉貢主簿清源有惠政遷金吾衛卿事三十一年以論大計稱旨超陞工部右侍郎建文四年轉左及任工尚書永樂三年改北京刑部尚書四年督安南軍餉五年掌安南布按二司事二十二年由工書鎮

交阯召還工部命掌詹事府事宣德二年仍掌交阯二司事三年又回部四年經略淛遊七年改南戶尚書參贊軍務掌南京兵部事正統五年卒謚忠宣實任工侍五年工書兩京共三十七年前後在交阯十九年威德宣華夏而功績在兵淛斯亦偉丈夫哉于謙字廷益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五年由江西巡按超陞兵部右侍郎巡撫山西河南遍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湔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畫遂成規式正統元年上便宜十事九載轉左侍郎十一年薦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降大理左少卿兩省萬人赴

闕乞留得復巡撫凡歷十八年無議事入京不持一物兩省人皆尸祝之十二年復右侍郎還部十四年駕北狩以　皇太后旨陞兵尚書調兵禦虜爲城守計　裕陵復位爲石亨等誣迎立外藩籍其家誅死上始悔成化二年遣官致祭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中特贈太傅謚肅愍建旌功祠令有司春秋致祭吳百朋任南贛巡撫督兵捕寇吏部以其久在兵間稍遷大理寺卿未代隆慶元年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言巢賊屢撫屢叛頃高砂下歷出剿岑岡爲患叵測不宜輙易撫臣宜留百朋屬以勦賊

爲便吏部請從其議陞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仍提督軍務巡撫南贛劉璡任山東右參
政奉勅往宣府贊理軍務總督糧餉先是九載秩滿
陞從二品俸至正統九年又歷九載　上念其勞陞
戶部右侍郎令任事食俸如故傅敬讓任河南按察
司僉事公直勤愼才守兼優開封城東河水爲患躬
率民築堤捍禦田得耕種民免流移又開歸德府鳳
池口以洩河流民受其利宣德三年以九載秩滿考
最河南民二百餘人具奏乞留　上諭行在吏部曰
僉事能興利除患民愛之當從所欲其陞敬讓祿四

品令復任范常知太平府留心農事募民樹藝時亂後乏種官廩有穀數千石常請于 朝悉發出貸至秋大稔私庾既實公廩亦充乃興學校延師儒民甚德之洪武元年召入爲侍儀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遂擢爲翰林直學士尋兼太常卿時肇興禮樂講究設施常多預議後復爲起居注以疾致仕御製詩以賜之終于家陳本深知吉安府爲政平易庭無滯訟民深德之正統六年九載任滿當詣京所屬九縣耆老數千人保留 巡按御史以聞命復任陞正三品俸扈暹知鳳翔府正統十年九載任滿考

最當選百姓乞留巡按御史以聞令復任孫遇知徽州府勤慎有惠政兩以親喪去屬民保留天順元年秩滿民復保留之右僉都御史李秉以聞命復任陞正三品俸王儉知河間府天順中與濟伯楊善保其才守兩賢乞量陞京職　上以河間歲饑仍令賑濟俟有成效擢用久之刑部右侍郎劉瑄以儉賑荒事竣移吏部奏請旌擢得召至京陞爲左僉都御史黃嵩汾平樂府天順六年秩滿當代其屬縣民赴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訴言嵩有惠政乞爲奏留盛會藩臬覈實以聞令仍舊任黃瑜知肇慶府成化五年考

滿賜勅勉諭之俾復任先是巡撫都御史韓雍薦瑜才識老成詔加從三品俸至是歷任九載撫按三司連章奏其公勤乞陞方面仍理府事吏部請賜勅諭勉再任三年然後擢用從之劉斐知處州府處有礦礦夫多悍禁難治先年添設兵備以制之斐蒞任撫馭有方及江西盜起調征有功正德九年巡撫都御史陶琰言此輩先經從役有不遜語賴斐威信素布僅得爲用誠恐克捷而還恃此益驕請陞斐秩仍在本地方撫治下吏部議陞爲江西布政司右參政仍治府事姜壽任河間府同知施公平撫綏有方吏

民信服宣德七年以九載滿赴京府屬七縣民詣闕奏乞留　上曰畿內之官得民心如此可嘉命陞本府知府黃忠任眞定府同知廉謹有爲正統三年以九載秩滿請京屬縣官民耆老數千人奏乞復任下巡按御史覈實行在吏部言忠考最當遷命陞本府知府楊彥禎任嚴州府同知正統三年秩滿九載部民保其公勤廉愼撫字有方乞留巡按等官覈實以聞令復任陞從四品俸王庸任南昌府同知正統三年以九載考滿部民數百保庸愷悌公廉乞留復任巡撫奏聞事下行在吏部覆奏陞正四品令復任陳

璉東莞人舉于鄉永樂中知滁州以寬厚爲治均徭役鋤强暴民用太和　文皇廵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詗民隱治有異效者加陞擢衆言滁績最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仍掌滁事賜綺一襲鈔五百貫給驛道還在滁十年嘗再同考會試進廵狩頌平胡頌鐃吹鼓歌擢四川按察使治績已著二十二年召還陞南通政使宣德元年吏部言璉素有文學仍以通政掌南國子監事正統元年任南京禮部左侍郎五年致仕滁民思之祠于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三賢祠云董貫任應天府判專理

馬政景泰六年以九載考最當陞麗民言其勤慎寬厚撫字有方人不煩擾馬用蕃息乞復任巡撫尚書李敏等以聞吏部請如所保令復任陞從五品俸湯盤任建寧府推官欒和任成都府推官皆有惠政及民宣德二年俱九載考績當遷其民奏乞留之命陞六品職仍在本府視事金鑄知大城縣公正清廉恤民疾苦民愛之宣德元年以九載滿赴吏部民伏闕乞復任　上謂行在吏部曰牧民有善政者古有增秩其令鑄復任陞從六品俸李膺知歸善縣練達政務人民信服宣德二年以九載考最當陞縣民詣闕

乞留令復任陞正六品祿劉道成知黃巖縣爲政公
勤善於撫字宣德三年秩滿九載例應陞用縣民奏
乞復任吏部爲之言　上曰既得民心宜從所奏令
復職而增其祿曹銘知香河縣正統元年秩滿九載
當選縣民詣闕奏言銘公勤廉恕撫字有方保留復
任命陞本府通判仍理縣事高文知深澤縣正統三
年秩滿九載當選屬民數百詣府告留掌府事參政
周監以聞　上命巡按御史廉之果有治績命陞六
品俸仍治縣事馬王知隆德縣善政及民正統四年
秩滿九載當選民不忍釋詣布政司保其公勤才幹

乞留復任右參政年富以聞事下行在吏部覆奏命
陞從六品俸仍知縣事劉晟知汧陽縣正統四年秩
滿九載行在吏部考其秩滿當遷以耆老保留令復
任劉岳知寧鄉縣正統五年秩滿九載考最當遷縣
民保其蒞事公平乞留復任行在吏部覆奏命陞六
品俸仍理縣事溤泰知大邑縣正統八年九載任滿
吏部考最當遷縣民保其蒞事公平乞留命陞六品
俸任如故黃子嘉知東鹿縣善政及民景泰五年秩
滿九載民不忍其去相率詣闕保其廉能得親民之
體乞留之命復任陞從六品俸蕭巽知長垣縣廉貞

有為先是河決民多溺死冀躬親撫綏一邑免於凍餒聽政之暇輒訓課諸生講明經傳多所造就士民懷之景泰五年巡撫少卿陳詢寺丞李奎等交章薦其才超陞順德府知府翟觀知瀧水縣縣與猺獞鄰最號難治觀善於撫字民猺感畏尋以丁憂歸前巡撫都御史劉大夏訪其服將闋也奏加俸二級還舊任正德元年以疾求退巡撫潘蕃言觀每親抵賊巢推誠撫諭冀其悔悟有强梗不服者又能用計督兵相機擒斬幹辦公事必盡其心在縣令中勤能最著宜陞職以旌之吏部請如蕃奏陞肇慶府知府仍知

縣尋張廉任蒲州判守法愛民州人愛之正統八年
適知州缺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爲民保廉宜陞用
吏部言蹤等難允　上曰能得民心即良有司正當
旌擢何蹤等之有其從之黃致任寶應縣丞佐理勤
慎正統六年以九載考滿當遷耆民乞留之行在吏
部移文覈實以聞令復任陞七品俸衛景嚴任真定
府知事正統九年考滿屬民赴巡按御史言其贊郡
勤慎澤及于民乞爲奏留具以聞令復任陞正六品
俸張繹任宜川縣主簿居官勤慎量民貧富均其徭
役歲徵稅糧二萬八千餘石不勞而集撫流移令

各安業訟簡弊革上下信之景泰三年縣缺員民
懇乞歷秩御史甘澤具以聞命陞縣爲宜川知縣黃
金蘭任貴池縣典史寬厚愛民洪熙元年考績至京
邑民父老詣闕請復其任 上曰能致民數千里乞
留是不負 朝廷任使矣超擢本縣知縣論曰金鑄
於冶泥成於埶信哉是言當 皇祖時勵吏治者數
矣以故一時人盡灑濯世傳奕葉猶襲爵秩久者
褒榮勞著者顯擢何隆隆也豈非漸摩使然哉余紀
其人次其事無慮數十家雖懼掛漏亦足以發明吏
治一大都矣然傅安兩使絕域留滯三十一年白首

生還，可謂蘇卿流亞。乃止給勑賜老，則錫以故。兵科給事中，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留滯者十二年，永樂五年始歸。十四年封別失八剌國王失罕為王，見羈北虜，留滯復九年，宣德元年始歸，前後為給事中三十二年，留虜二十一年。陳敬宗十八年司成南雍，實以不屈閹援，不避權貴，風節薄乎霄漢，教化肅於黌宗，敬宗乞戢步濤，王振素慕其名，欲致之門下，授門徒通其意，敬宗不往，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走筆書之，而歸其禮辭免，不往，故官太學者十八年不遷，家[illegible]而。若逈胡濙三十二年宗伯，在浙湖陷最久，又何為者。胡傳：建文帝在滇南，命濙出訪其所在。吳中二十年司空，行多貪，不齒於其室。中妻嘗曰：吳中一生為人，何有清廉二字。何足數哉，何足數哉。噫，非忠廉宣惠，以孰能當此任者虖。萬曆癸卯季夏念三

門臣梁章鉅謹述于聚奎新舍 任甯識